



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互动新走势

时间：2017年6月1日 19:00-20:30

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主持人：

胡敏，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

嘉宾：

David Dollar，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胡敏：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参加今晚的活动。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互动的最新走势。我们讲堂坐满了人，还有网上听我们直播的听众，感谢大家，那我来简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以及今天会议举办的背景。

大家可能都知道，大概过去一年半，特别是半年里头，我们看到中美在经济关系中的一个作用在发生转变，在世经论坛上习主席为国际贸易提出了一个捍卫的口号。另外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上也更多地推进一些贸易政策，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想把美国从 TPP 退出，他把自由贸易作了一个倒退，另外我们也在拭目以待看它在《巴黎协定》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举动，会不会退出，可能今晚就会有一些动作。

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第一次会面，讲到了经贸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他们达成了十项经贸协定。美国的代表也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展示了对这个关系的一个承诺。

那我们在新的特朗普时代怎么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哪些挑战、哪些机遇，中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将会怎么演变。

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到了杜大伟先生，以及李稻葵院长，接下来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可能都读过他们的简历，非常非常长，我也不想占用时间去介绍这个，可能就提纲挈领的讲一下他们职业的一些亮点。

杜大伟先生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之前他在世行也做过中国和蒙古两个国家的代表，同时在北京也是多年代表美国财政部去促进在财经方面的一些对话。

李稻葵教授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是清华大学中国和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苏世民书院院长，同时他也在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担任委员，同时在很多政策顾问工作上扮演非常积极有建设性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李稻葵教授，大概我们会有 45 分钟请两位学者分享一下他们对于话题的一些洞见，每位讲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可能一开始会介绍一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他们的一些看法，之后我们大概有 40 分钟的时间互动问答，谢谢！

David Dollar: 非常感谢感谢刚才的介绍，我也很荣幸能够跟李稻葵教授同坐一台来讲中美经贸关系。我们听到这个关系的介绍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两国经济如果都向好的方向，这个经济关系会更好，所以我可能一开始会去做一下铺垫，讲一下美国的经济，讲几分钟之后把话筒交给李稻葵教授，我们再来做讨论。

美国经济现在也是从全球金融危机里头复苏过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失业率还是比较低，通胀水平也比较的正常，所以这是利好的一块。利空这块，就是我们的复苏还非常的慢，大概每年也就 2% 一个增长，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可能也是只有 2%。所以我们想到对于美国它的一些中产家庭，他们觉得跟十五年前相比他们的生活经济状况并没有转好，所以他们不太开心。因为刚才讲到增长缓慢，另外增长是不平衡的，更多的是高收入阶层受益。我们在美国也在讨论怎么去提升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一个速度，大家都在讲有一些可以去做的工作。特朗普总统他们政府是想做减税政策，特别对公司部门和富人，他

们希望这个能够促进更多的储蓄来促进增长，我的观点是之前他们试过好几轮了，但是没有通过减税去刺激经济，显得他是很有争议，有些人觉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财政的赤字，而不是带来增长。

在美国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看到移民这块，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这种情绪就会导致可能移民流入美国的量会减少，移民在过去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所以去削减移民，包括把一些非法的移民遣送，同时把合法的这块也做一个削减，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对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是一个削足的行为。大家如果去看美国，可以看到基建在美国已经非常的老旧，可能我们觉得可以用一些资源去来做基建投资，为未来的经济带来一些增长的动力。所以讲亮点的话，我们的两党应该有一定的共识，在基建方面需要去投入，当然可能这个理念在怎么去操作这块还是有些不同，但是至少这块合作两党是有潜力和基础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在讲到贸易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政策。在总统经援过程中，我们曾经有很多的辩论是关于国际贸易的作用，也有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的抬头，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而且增长前景也不是非常的亮眼，只有大概 2% 的增长，这是整个讲中美关系一个大的背景，非常好。

李稻葵：我也很高兴请到杜大伟先生，我们大概不到一个月前还在 DC 见过，在你的总部主场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们做了一个讨论。所以很有幸当时杜大伟一个月前招待了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头，他也举办了一个非常有见地这样的一个内部讨论，请到了一些政策顾问，以及思想领袖，我们分享了一些观点。

现在在中国我们还是对于 CCWE 的工作也是非常的上心，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做类似这样一些会议举办的工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去更多地看媒体的一些报道，媒体可能有一些话他们会有一些扭曲，所以可能面对面的讨论会有一些更多的介绍。

刚才我说中国人讲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一个月前我在华盛顿 DC 得到了 David Dollar 热情的接待，当时有一个非常高效的闭门讨论会。为什么是闭门讨论会呢？坦率地讲因为华盛顿政治形势比较特殊，很多人如果是公开讨论，像今天这么讨论的话，很多人觉得讲话不方便，所以我们是闭门讨论，效果非

常好。所以今天我们礼尚往来，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 David Dollar 一起共同探讨中美的情况。

今天也是角色调换，似乎在中国我们更习惯于穿短袖衬衫，在美国他们喜欢穿西装。刚刚 David Dollar 非常简洁把美国的情况讲了一下，同样我也把中国的情况简介讲一下，然后我们进行中美关系对话。

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周期性的恢复的阶段，一季度的数字报出来是 6.9%，超出一些人的预期，我估计今年下半年可能略有放缓。为什么说是一个周期性的恢复呢？因为这是经过了连续五十多个月工业品的通缩，工业品出厂指数连续 50 多月是负增长，那么这个工业品出厂指数的负增长就导致了很多的工业企业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产能力，包括退出生产。所以经过了 50 多个月的调整，终于企业的产能有所下降，终于工业品的价格开始回升，终于很多的企业的利润开始回升，终于很多企业又开始扩张了，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因素。

另一个周期性的因素是从 2015 年的年中开始，一直到 2016 年的下半年，到第三季度，房地产如火如荼，高歌猛进，带来了整个中国经济的上升，我们的计算大概九分之一的 GDP 增长都是来自于这一轮房地产的回升，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轮的回升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回升，但是基础并不稳固，因为房地产的产业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一般来讲我们的周期是两到三年的调整期，但是这个基础不稳固。但是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经过两三个季度的回调，有可能在 2018 年的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又会出现一轮比较快的增长的周期。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事要谈到中国经济的本质的一个问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本质性的是依赖于投资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认为好是坏，投资，因为这仍然是一个快速的资本形成的一个经济体，我们的工人在工作岗位他用的机器，用的设备在不断的更新，新的工厂在不断的投资下去，所以中国经济的资本的积累仍然是第一动力，大概能占到 GDP38%左右，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更高，这是我的计算，38%。在投资背后第一推动力坦率地讲是地方政府，David Dollar 在中国工作很多年，他一定同意我这个观点，地方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快和慢。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在换届，北京市的代理市长上任了，是清华大学原来的校长，David Dollar 可能见过他，陈吉宁。河北的换届了，天津的重新任命了，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的领导都换届了，这就意味着这一批的领导应该说没有太多的政治包袱了，不可能组织部考察了半天，一轮一轮考察，刚上台之后就被当成贪腐对象被调查了，不太可能吧，这点我们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息应该有吧，所以这一轮他不会担心他被调查了，这一轮新上任的领导怎么样加快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以他想的是发展。而不像过去那批领导他担心的是被调查，确实有些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周期，所以我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年上半年，省政府的领导任命到位了，市一级的任命到位了，拉扯就开始出现一轮投资热潮，先不管对和错，好和不好。再有一个因素，“十九大”下半年十月份召开，“十九大”以后我相信会有一轮加快改革，提升经济效益，催生经济效益一轮的措施，又一轮非常实在的措施，这个措施对实体经济一定是有一个促进作用。在金融领域有可能出现调整，因为债务太多，部分债务投到了一些烂项目上，可能金融领域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实体经济会增长。所以我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周期交界一个关键阶段，就是此时此刻。所以今年下半年是一个交接周期，下半年一过，到了明年，可能增长还会加快，有可能金融领域会有一些调整，金融领域调整正在进行，在监管部门正在进行一些反腐，正在进行监管的加減一些措施，所以经济和金融有一点脱节，中国经济，经济和金融不完全同步，经济好的时候金融股票市场不见得好，股票市场好的时候经济不见得好，这次可能又是一个分离的这么一个状况。我先讲这么多，然后期待着你们的问题，也期待跟大卫的对话。中美关系您怎么看？

David Dollar: 我仔细地听，其实在每个国家确实有很多内部的问题，有很多经济增长的问题，可能跟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讲中美关系的时候应该想到这样一点。在美国大选的时候确实讲到了中国几次，我想两党都有几次讲到了中国，敲打中国。特朗普说第一天上任以后，45%加关税，然后指控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但是当习主席海湖庄园会面的时候大家松了一口气，因为特朗普政府有 180 度的转弯，他们同意就北朝鲜的问题，这个基础的问题进行合作。当然对我们来说他们同意有一个“百日计划”，进一步增

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失衡。我想这是对海湖庄园会议一个积极的成果。原来我们一直叫战略经济对话，现在换了个名字，现在把它叫做全面的经济对话，将继续，但是主题不变，我们还想再加上商务部长，这是美国的，然后中方是汪洋副总理继续牵头，所以我想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对话，这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的是，美国方面有一些不切现实的预期，刚才听到“十九大”中国改革措施会加大，但是美国确实有一些想法进一步开放市场，当然有一些方面如牛肉已经开放了，汽车可能有一些争议，还有一些服务的部门，但是我的担心可能美国这方面有些不切现实的就是进一步打开这些部门市场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可能会失望。而且美国政府可能再一次 180 度的转弯，因为已经转了一次，可能再转一次。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起码一年我觉得是不错的。

李稻葵：我想这么说，一个月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媒体热衷讨论一个问题，一个话题就是“百日打分”，就是特朗普啊，我离开美国哪一天，正好是特朗普上任一百天，所以媒体都在给他打分，但是他那个打分大部分都是打的很差的分数，很多打了不及格的分数，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在一个方面他们可能讨论的不够，至少讨论特朗普执政一百天的时候，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我认为他应该至少得一个 A-，甚至于 A，得 A，我不知道 David Dollar 同不同意，为什么？因为特朗普对中国的事学的还是蛮快的，感谢谁呢，应该感谢他的团队，他周边团队这帮人对中国是很了解的。他用的人，一个叫高盛帮，投资银行的，纽约的。高盛那帮人对中国很了解，非常了解，几乎很难找出一个高盛投资银行的高管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找不到。他周边还有一帮他的纽约信任的搞房地产一帮朋友，中国搞房地产很牛，中国房地产商跟美国关系很好的，他们来往很多，所以这些房地产商对中国又非常了解。再加上特朗普本人曾经跟香港很多企业家在房地产方面有合作，当时香港的房地产商说被特朗普耍了，现在这话不敢讲了，当时上台之前经常说特朗普耍赖了。还有很多中国大陆投资者曾经想跟特朗普合作。所以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他是一个学习很快的人，特朗普这个人很有特点，美国朋友们都知道，说特朗普这个人读书很慢，读东西很慢，不善于读，甚至于有人他说有“阅读

障碍症”。既然他有“阅读障碍症”一定是某些方面是特别发达，否则怎么能当总统呢，他发达的是很愿意跟别人面对面见面，他愿意谈话，愿意见面，愿意聊天，所以我们中方的领导也学的非常快，一下子搞明白了，特朗普就喜欢交朋友，咱就去呗。咱们的领导当了四年国家的元首了，特朗普刚刚上任，按理说你应该访问我，我资历比你老，G20一定是按照上任的日期排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无所谓，反正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所以咱们去，交朋友，两天时间。据说在见面之前没有设特别严格的议程，到底讨论什么问题，不讨论什么问题，主要的目的交朋友，所以海湖庄园这次谈话效果非常好，双方领导人交了朋友了，紧紧抓住了特朗普的学习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所以特朗普的学习方式很有意思，他要见面，要聊天，要跟你海阔天空什么都聊，认识你了，信任你了，他就说“This good（英文）”，“We can work together”，所以从这点上讲，我倒觉得特朗普百日之政应该得 A，甚至于得 A+的就是跟中美的关系，这方面当然也是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不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比较乐观。

还有一个，就是双方的经济结构，双方的经济都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现在也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依靠廉价产品出口大国家了，中国的贸易顺差降的很快，贸易顺差曾经占到 GDP8%以上，将近 9%，2017 年 8.8%，现在贸易顺差，如果贸易加服务顺差搁在一块，也就是 2%占 GDP 我们降的非常快，而且中国经济上内需也很大，所以中国现在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对美国像过去单纯出口到美国产品，靠美国市场消耗我们过剩产能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美国那边也在调整，刚刚 David Dollar 说美国经济情况不错，这点我很同意，美国的失业率是 5%以下了，4.7%，这 4.7%的失业率在美国是奇迹了，是奇迹啊，所以工资开始上升了，美联储要加息值要缩表，他担心的是工资涨的太快了，所以美国经济目前短期来看是很好的，它的结构也在调整，加上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土地本来就不贵，所以很多制造业确实在回流，这对美国经济是好事情。当然美国的问题是中长期的，就是它的经济升级，能不能够拉上一些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一些劳动群体，会不会经济升级又把这部分给丢掉了，这是它结构问题。所以这次特朗普他的经济政策减税在国

内很有争议，减的大部分的都是中高收入人群的税，对于中低端的税并没有怎么减，这是他的国内政治问题。

所以中美双方紧紧抓住了经济的话题，看到了双方经济结构都在调整的重大机遇，先从经济上下手，先从经济上我们着手，据说这个我不知道，据美国朋友跟我讲，“百日计划”是中方提出的，我不知道，我引用美国人跟我的说法，这个不是官方渠道，据美国人讲是中方提出的“百日计划”。据说中美双方同意在经济合作方面，在解决经济贸易问题方面作为切入点，加强两国的关系，然后中方说我们不能够无欠息，咱们应该给自己设一个交作业的时间吧，不交作业没时间的话，我们作业就拖了，同学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期末考试的话，如果随时都可以交作业的话，那作业永远都交不上来，据说是中方自己要求的“百日计划”，中国人喜欢讲百日，百日维新，所以这个道理，总的来讲对中美关系在经贸问题上可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特朗普在这个方面应该是得分比较高的，可能是得分最高的一个方面，相对于其他方面。

David Dollar: 李教授你给总统打分很高啊，我最近也跟美国的经济方面都在讲这个问题，也给习主席打了分，也就是说美方觉得习主席应该得到 A+。

李稻葵: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比较谦虚，我们喜欢给对方打高分。

David Dollar: 很高兴看到那些领先的美国的专家，觉得中国做的非常好，习主席亲自到美国来，去他的渡假地方搞了一个“百日计划”，所以我觉得中方这方面井井有条，当然美方也是井井有条了，组织的不错。不过你说你潜在的还是比较乐观的，你说美国失业率比较低，然后工资上升，还有通货膨胀，还有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两周以后开会的时候可能还要多次加息，在今年。交税，税改，加息，然后美国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我想美国赤字也会增加。所以，美国还是比较注重，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李教授讲的很对。16%可能已经下降了很多，出口的赤字。那么美国这次 3%，现在已经有上升，过去税改的经验方面（音）可能这个显示数字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担心，美国的贸易情况可能会恶化，也有可能不断的去来责怪中国，是中国的原因导致美国这样一些问题。

李稻葵: 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想稍微开个小玩笑，布鲁金斯在美国是民主党的智库，所以他们对共和党的总统可能略有一点批评。

David Dollar: 我们是没有党派挂靠的，比如说 Ben. 伯南克，还有罗斯他们都是我们的理事，所以我们是一个独特的中立的，没有党派挂靠这样一个机构，不是像大卫讲的。

李稻葵: 大部分的布鲁金斯上层应该说客观地讲是民主党的，这个可以向民主党的人，至少我知道，很多共和党的人他们不太愿意和布鲁金斯有交道，这个我知道，我就不点名字。

再说一个观点，我的观点就是特朗普他有优点，我还是愿意看到他的优点，毕竟人家当了总统，美国人讲不要批评成功者，不要在成功者身上挑刺，人家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他的优点我认为至少有两个，一个他敢于讲问题，他说的那些问题，美国老百姓听了以后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当然有时候把问题点错了，他愿意讲问题。第二，跟这个相关了，他没有什么政治上正确的一些说法，讲实话，很多情况下讲真话。那边的候选人，当年希拉里讲的是套话，我觉得希拉里有点像中国的政治家讲套话，跟电视新闻一样。美国老百姓就不高兴了，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给特朗普足够的得分，这是他的优点。

另外我还有一个观察，我在华盛顿跟 David Dollar 教授交往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观点，他不太同意，但是我还愿讲一遍，我认为我的判断是特朗普他这次当选最主要的成功的因素不是传统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特朗普当选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在 5% 以下，而且是在往下降的，你看看美国的历史上的总统选举，只要是低于 7%，而且同时是往下降的，一般呢，或者总统连任，或者自己的党派连任，奥巴马的党派民主党应该连任的，特朗普上台打破了这么一个规律，这个一般认为是铁律，打破了这个铁律，你再看一看美国刚刚我说了工资在往上走，整个股市创了新高，经济增长速度在往回升，房价也恢复了，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消化掉了，所以不是传统的经济问题，不是像卡特时代通货膨胀又高，失业率又高，不是“双高”的情况。特朗普上台的动力是什么，我的理解这个有争议，我非常愿意听 David Dollar，来自于美国的一些批判，我的观察他主要是社会问题。

更集中的讲，我在不同的场合在中国讲过这个观点，我希望听到 David Dollar 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特朗普这次他要解决的是七八年前哈佛政治学家他叫塞缪尔·亨廷顿，他去世前写的那本书，公管学院的学生应该读这本书，这

本书的题目是《我们是谁》，美国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是一个保守的政治学家，他认为美国的颜色，用中国话来讲叫变色，中国说我们就怕江山变色，他说我们美国人本来是很或我们是新改国家，我们是基督教，新教这些信仰的人群组成的，我们有非常好的工作态度，非常勤奋，非常勤俭，我们很有纪律性，我们很有家庭观念。现在可好，搞了一帮新移民，没受过很好教育的，拖家带口靠亲戚关系，甚至于难民甚至非法移民把美国给搅黄了，当时这本书出来以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很多人写文章反驳，说伊拉克战争里面很多冲锋陷阵是墨西哥的新移民，说你说的不对，墨西哥移民很爱国，所以我觉得特朗普首要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家颜色问题，所以他要一上来要谢穆斯林，一上来他要修跟墨西哥的墙，所以他跟中国的矛盾不是最主要的矛盾，经济问题相对而言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看清楚了这个格局，所以先抓一个简单的有共同合作点的问题，经济问题，从这个地方入手，先稳定中美关系。其他的我们一点一点谈，这是我的观点，肯定 David Dollar 不同意，欢迎批判。

David Dollar: 我觉得刚才李教授讲的这些里头有一些真理的部分，确实文化社会的因素很重要，有一些作用。刚才李教授讲到失业率低的时候，一般来讲同一个政党他会继续连任，但是考虑其他条件同等的话，如果一个政党在美国已经连任了八年，那美国人很愿意去换一个党。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想把这样一个党，已经当了八年的政府的这个党去给换掉，经济当时也向好，民主党已经当政八年。所以在在这种旗鼓相当的竞选格局里头，虽然民主党赢得了民众的选票，但是最后总统还是特朗普，还是共和党。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大家的舆论的话，实际上在看一下美国的区域有移民的这样一些地方，对移民的这种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没有移民的这些地方反而是会看到，在去做民调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对移民的态度是非常不客气的。所以，我们至少觉得移民进来他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多元化，我们听广播、听电视都有这样的一些论调。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中产家庭他们也有一种痛苦，十五年我的生活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更多他们是有这种愤怒，这些精英阶层他是存在两党之中的，有这些共和党，有这些民主党。当时在民主党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还是局

外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愤恨，他们觉得现在可能需要做一下小小的反叛，来让另外一个党，让特朗普这样一个非常不传统的人上台。那特朗普他也讲到很多比如说保护主义这样的话，讲到这些话当然知道当然不可能起作用的，还有他讲的减税对中产阶级也没什么好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政策，我们没有觉得他是真正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真的一种关切。

李稻葵：还是回到中美关系。我倒倾向于认为特朗普作为美国的总统，中国这方面是比较容易跟他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我倒认为，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务实的，有话直说的这么一个政治家，中国方面对这样子的政治角色，这种政治角儿相对而言更能够沟通，尤其是特朗普特别依赖身边的一些高级顾问，这些高级顾问大多数是来自于商业界、金融界。所以在特朗普执政中国方面跟他一起合作是相对比较容易，中国的领导人非常的明确，就是当今世界美国还是老大，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的话，最大的可能来自于美国，所以必须稳定中美关系，所以习主席讲的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我相信这是发自内心的，确实是希望稳定中美关系。所以这几个因素摆在一块，中美关系，如果特朗普能够稳定执政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应该还是有可能比较平稳的。但是问题来了，特朗普能不能平稳的执政，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现在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和金融方面，不是美联储的加息，不是美联储的缩表，主要是特朗普的执政是不是能力稳定，我非常坦率地讲，设想一下，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美联储这几年政策的表现，我的观察 David Dollar 可以反驳，我的观察美联储这几年的政策，加息也好，缩表也好，跟以前不一样了，美联储虽然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看美国的数据，我们要看美国的失业率，看美国的通货膨胀，看 GDP 的增长速度，但实际上我的观察他们还是非常在意国际经济的反映的，尤其是还很在意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反映。

举一个例子，2015年8月23日，我参加杰克逊霍尔的年会，这个会上他们反复问我中国的情况，2015年8月份刚刚发生811会改，刚刚发生我们股票市场大的缩水。所以他们事先没想到，是先请我做午餐的演讲，他们事先没想到这个，一年前就请了我，我去了。结果他们围着我问这个问题，最后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说当然了，当然关心，中国经济如此反映，

如果我们加息的话，我们担心你们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又反过来有影响。所以从这个例子我悟出一个感想，就是美联储不敢贸然行动，他一定要看世界经济，包括中国金融，包括股市的一些反映，这个话不敢讲，他不敢公开讲，但是你看行动，你看 2015 年 9 月 17 日本来该加息了，推迟加息了，他们讲话都很有艺术性，仔细回味他的那些话是中国因素，所以我不认为美联储加息、缩表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有影响，最重要是特朗普，因为华尔街乃至整个美国金融界对特朗普现在还是度蜜月的感情，股市还是不断的高涨，一旦特朗普出现一点风波，马上股市又会跌。

所以如果设想一下，如果特朗普执政出现问题了，如果美国大法官，如果司法部搞一个什么特别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调查委员会出了一点风波，或者他女婿库什纳被调查了，每出一个新闻这个股票市场都会影响，这个影响非常大，再加上如果减税的措施在美国的国会通不过的话，华尔街又很失望了，如果华尔街股市市场股票会跌的话，我相信美元也不可能坚挺，我相信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行动也会往回缩，所以我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看点，除了北朝鲜之外，就是特朗普国内的政治，所以我还是愿意关心美国，还是愿意经常听听 David Dollar 过来跟我们讲一讲，非常关心美国内部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太大了，我认为中国的事情好预测，美国的事情我预测不准，得跟你请教。

David Dollar: 好的，有一个矛盾，你好像对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下你非常充满了信心，我也同意中美两国的关系确实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因素。

李稻葵: 假如特朗普执政的话，中美关系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稳，肯定会有问题，肯定会提要求，会发微博，在炒作，但是最后总能够有办法解决。如果特朗普自己搞不定的话，这个事情就天下大乱了，这是我最大的担心。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也是希望听听 David Dollar 的观点，咱们稍微把经济的话题扩出去一点。

我担心，我请教你 David Dollar，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碰到越来越多的棘手的事情，FBI 的事情，司法部的调查，最后特朗普逼急了，找一个国外的热点，咱们造一场戏，打一个国家，包括隔壁旁边的国家，打他一下，这个事情就弄麻烦了，有没有可能，我真不懂，我不是搞国

际关系的，我担心这个事情，不是按照国际关系自身的运行规则去解决问题，而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要打一仗，这一弄的话，我们就倒霉了，我们是邻国，我们就受到损失了，所以我担心这个事情，真心听听你的观点，真心请教。

David Dollar: 总的来说，我的说法比较悲观。现在我比较乐观一点，美国的联邦政府我觉得可能对中美关系不是那么重要，很多取决于公司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在美国的中国三十多万的学生，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所以我很难取决于这些个人或者是公司，所以把中美关系和美国政府分开，中长期来说我对中美关系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有一个风险要关注，在美国可能有一些丑闻在发展，那么美国国会还有要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减税。而且你刚才说，可能为消除一些压力的话，可能在打一个国家，比如说采取国外军事冒险，或者对中国采取一些比较敌视的经济政策，所以我想这些确实是个潜在的风险，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样是超越一些政府的政策的。

李稻葵: 宽广深厚的，但是我还是愿意说，美国的政治很复杂，我在美国呆了十五年，我还是搞不清楚，尽管我是搞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我觉得非常复杂。而且我的理解，美国总统在很多方面的权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他要减税他减不了，加税更加不了，他要在国会通过一个法案非常难，但是有一个方面他轻而易举可以做，打仗啊，不需要国会宣布战争，他自己可以干了，国防部他管着，他丢几个导弹容易的很啊，而且导弹据说是两年就得更新一次，两年不用报废了，就得销毁了，所以他丢几个导弹经济成本是零啊，所以我担心这个事，找一个国家发几十个导弹，把人家惹毛了，他这个太容易了，所以我真心担心这个事，真心请教你，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David Dollar: 可能应该担心，不太可能，但是确实要关注。我们有丑闻，有时事政策方面很多问题，那么如果他觉得不能实现自己的雄性勃勃目标的话，他有可能会采取你刚才说的行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会太大，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太担心。

李稻葵: 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可是大影响，而且非对称，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没啥，可能美国人搞不懂哪里是北朝鲜，不知道朝鲜首都是

哪里，也不会正确地发音北朝鲜领导人的名字，讲不清楚，美国人无所谓，就跟电子游戏一样，导弹一发，电视上一放就完了，对我们影响大了，所以这个事我很担心，小概率，大影响，而且对我们是大影响，对美国是小影响，这个我是很担心。现在美国碰到一个非传统的总统，那边又是一个非正常的领导人，这俩搁在一块怎么演绎不知道，完全不懂。

David Dollar: 我觉得这非常不太可能，非常不可能。我觉得美国对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非常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南朝鲜作为美国这么近的同盟国，我觉得如果美国采取行动的话对南朝鲜产生摧毁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胡敏: 两位对中美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前景展望，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具体观点上的看法有一些不同。我们现在来听我们听众，今天来了这么多人，看我们有什么精彩的问题。

提问: 我学习国际关系，我是来自德国的学生。我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讲到很多美国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领导人换届像王岐山会怎么样？新的领导人胡春华，还有政治局新的领导人，如何对中美关系经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提问: 李老师，我是经管院 03 级的学生，也听过您的一些课。刚才您提到美国政府在决定加息的时候，也要看看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对他们这个举动的反映，我是很想问一下 David Dollar，就是他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中国经济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提问: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请您大概讲一讲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新总统宣布要对一些出口和进口提高关税，或者调整关税。中美经贸关系这方面新的趋势是什么？新的规定要修改关税，在世贸组织他将——

李稻葵: 中国的政治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可能回答比较容易一些，中国的政治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

第一个特点，虽然我们不是那个公开的选举，但是它自己非常明确的规则，有自己的规则。有一套体系，一套规则。只不过这个规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容易写出来的，搞政治学的人都懂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十九大”以及相关的一些人事变化不会有重大的，像特朗普上台那样子重大的“黑天

鹅”事件发生，我不认为。同不同意，我讲的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观点，都是常识。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政治就是会换届，会换领导人，但是一般来讲政策变化不是太大，尤其对外关系的一些政策变化不是太大，我们的对外关系的政策，我要跟外国人解释，我自己创造一个说法，叫“历史保守主义”，对外关系我们是很保守的。比如跟一些邻国的关系，那是延续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奠定的那些格局的，不太愿意打破，我只是客观地描述，不管是好是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十九大”开了以后会影响中美关系，包括整个对外关系恐怕基本上还会延续现在的大的思路，大的格局。

David Dollar: 第二个问题，美联储会去看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们在加息有一个委员会做决定，然后有一些可能会有对中国经济去来考察，也会看其他区域的一些经济，肯定会去看中国。比如有一两次他们推迟了加息，可能是考虑中国有金融方面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如果中国出现经济下行的话，对于美国经济也是有拖累，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这个途径，中国是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对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如此，所以美联储去做加息决定，当然这个会看美国国内，当然是从理性的角度讲也会去看一些外部的大的经济体，那可能对中国经济如果这个加息，会有一些外因效应的话，这个外因效应可能会回流。

李稻葵: 我完全同意 David Dollar 刚刚的说法，我们人，大家在北京，在中国，我们有时候体验不到体会不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我经常出国，经常在外边跑，所以给你们讲两个小故事，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现在全球有好多投资论坛，就是金融界的论坛，比如说 IMF 开年会，世界银行开年会，他们都会在年会边上会场边上组织很多论坛，除此以外定期的还有新加坡，在拉美，在纽约很多论坛，这种论坛上中国是重要话题，他们经常找中国的学者去谈，我开始都不利街头巷尾找我们谈，结果他们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非常大，开始我也不理解。直到一年半前，我去秘鲁利马参加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他们每三年要到华盛顿之外开一次大年会，那次在利马开年会，结果我参加了一个小的内部的讨论会，

晚宴讨论会，讲话的这个人，是秘鲁的工业部长，这个小伙子很年轻，秘鲁的工业部长，他以前是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很年轻当了部长，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的，设想一下中国的中经公司经济学家突然明天变成工信部的部长，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政治不会出这个情况，你们放心，我绝对当不了部长，没这个资历，秘鲁就可以。

这个小伙子讲了，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讲，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现在不关心美国经济，我心想你怎么不关心美国经济，秘鲁跟美国这么近，拉丁美洲跟美国一个时区的，长期盯着美国，他说我只关心中国经济，只有中国经济会影响我们，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你看中国是我最大出口国，我的铜矿、煤矿、铁矿石，秘鲁利马，很多化肥或者鸟粪都是送给中国人去的，中国的产品卖到我这儿，多的很，确实马路上比亚迪、吉利，中国人都不开的车，他们那儿遍地都是，真的你想不到，机场全是华为的广告，华为、魅6，咱们中国人不太用苹果，全是中国的广告，你想不到，所以他讲这个话，小伙子讲这个话是非常对的。他说我们是受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果你中国经济再出现一轮紧缩，中国本国市场不景气，你会降价把产品卖到秘鲁的，我秘鲁受不了，中国如果经济增长减速的话，我的铁矿石，我的葡萄酒都卖的慢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美联储他们也很聪明，他们真的很关注中国经济，这个一点不是假话。

第三个话题，特朗普上台之前，老说要对中国搞关税，特殊关税，还加边境税，这些话题我的理解，也许我是错的，我的理解现在已经过时了，不可能讨论了。因为美国的国会，那帮国会议员不会让他搞这些玩意儿，并不是他们爱国，原因并不是他们爱中国，不是这个道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大量的国会议员在他本州，零售是他们的主要的行当，沃尔玛是主要的行当，零售业雇了很多人，他们没有电商，电商很少，都是沃尔玛，如果收了关税，那么有可能进口产品就贵了，沃尔玛有可能就衰退了，业绩下降了，有可能影响就业。这种可能性足以让这些相关州的国会议员联合起来投票反对任何贸易保护的措施，这是我的理解。所以现在BIT，边境调解税不谈了，过去式了，谈都不谈了，只有一条，减税，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是不是这个道理。

David Dollar: 还没有完全尘埃待定，但是我觉得这种边境调解税应该不会太成为一个可能，这个亚利桑那州有很多游说的力量，大家可以想一想，议员他们会比较理性，就是这个税他会损害我们选民的利益的。

提问: 我是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界面新闻的记者，如果特朗普减税政策通过的话，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二个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

提问: 我叫伊林（音），我是哥大毕业的，我的问题是问给杜大伟先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跟美国这种国际贸易，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有怎样的一个关系？

提问: 我是清华的学生，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卫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常说，现在世界很多都讨论好像美国在步入（英文），但是中国是经济开放这儿一个典范，越来越多的舆论倾向这么认为，但是在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就是同样是布鲁金斯的李成教授他有一个演讲，就是他说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中国的保护主义，其实已经到了让他非常担忧的地步，中国的保护主义已经到了可以足以在未来影响，就是损害中国自己经济利益的程度，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教授怎么看待中国的保护主义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如果有保护主义的话，同美国相比，他的程度，以及中国保护主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David Dollar: 最近的一些特朗普政府他的一些税制一些改革，他们都是有一个框架，但是没有太多的细节，比如说他说要把公司税降到 20%，在 OECD 这个国家里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税改不太可能通过，一定会有妥协，很有可能会有妥协。所以最终的一个税率可能会是 23%，这个法定的是 35%。所以会有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落在 23% 这样一个水平上的可能。当然他可以通过这样的论调已经开始吸引国外的资本到美国，任何这样一个税改他对于美国的赤字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影响，那可能会有加息，会有其他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得只是这些讨论，还没有真的就是会一定落成政策。

我个人是支持这个“一带一路”的，我也表示祝贺提出这样的倡议很了不起。我的观点是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概念性的，不是非常具体的这样一个倡议，中国可能就是要在邻国带路沿线国家去做一些基建投资，那基建又是互联互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觉得一体化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些软实力软件，比如说贸易便利化，还有减少这种贸易的壁垒，那我觉得自贸区的这种协定，

大家可能觉得如果能够有这个 TPP 这样政策落地的话，对美国实际上更有效，但是很遗憾美国从 TPP 里头退出了。最后一个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中国有一个比美国要稍高一点的关税水平，那可能中国也有很多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实际上你没办法去投的话，因为中国在服贸这个领域去投的话有很多一些产业的限制，所以中国确实在这种贸易自由化方面做的很有代言人的这个形象，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往前推进，然后美国不会去朝着它原来讲的保护主义的这条路走下去。

李稻葵：非常好的问题，我想特别讲一讲。中国跟美国的税收系统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橘子跟苹果一样，美国的税收主要是对个人收税的。大概联邦税收的 75% 是从个人所得税那里收来的，不是对企业收税。地方各个州、各个市的税一部分来自于州对个人所得税，再加一点有些州的销售税，叫零售税，当然有个别的州是没有零售税的，各个州的切断不太一样，总得来讲它的主要的税收来源是对个人收的，不是对企业收的。那么中国相反，我们当然也有个人所得税，我们个人所得税集中于很少的人数，白领阶层总体上讲个人所得税仅仅占到我们税收的 6%，大量的税是对企业收的。那么因此第一个结论，第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推论是什么呢？到美国买东西很爽，东西没税啊，到美国打工挺痛苦的，老板跟你说八块钱一小时，你拿到腰包里面六块钱就不错了。真的，他不光个人所得税，还要收 7.5% 的医疗税，从第一块钱开始跟你收，还有 75% 退休养老的税，全拢在一块，轻而易举给你收个 30% 走了，这个事你非得到美国生活才知道，一般的没感觉的。税收说白了就是抢钱，我这个讲的很明白，就是抢钱，老百姓说我明明进到我的腰包为什么要给你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坦率地讲，个人所得税给你的抢钱的感觉比你在买东西抢钱的感觉还要直接，因为这个钱是老板告诉你的，你一小时八块钱，一天工作下来能够得个六七十块钱，结果你拿到腰包没多少钱，你这个感觉很不好，中国收了买东西的税你觉得东西贵，你不会怪政府，我没有替政府辩护，我就是说感觉不一样，所以这是我离开美国这么多年，我最高兴的，我最不怀念的是什么？在美国交个人所得税，又复杂，非常复杂，每年 4 月 15 日就是要填税报，各种图书馆里面，美国每一个市都有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把它最明显的书架全是个人所得税的税表，你个人根本就搞不懂，你必须找专业的人给你钻空子。所

以特朗普这次减的企业的税降了一点，那个其实效果并不大，效果只是做样子，因为企业本来就不怎么交税，可以反驳，我非常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我这个观点有可能是极端的。家庭降了点个人所得税是好事情，那么你要比较中美税负的话，很难比较，因为美国它是政府对老百姓收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必须向老板要更高的工资，才能愿意工作，否则我不工作了。那么更高的工资就带来了企业的负担，是这个机制，中国是对企业收税，使得企业的销售部分，一部分的钱交给政府了，所以这是重大的不同。

还有一个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中国大量的税收部门，他是一种老板行为，什么叫老板行为，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他们的，他们最开始招商引资，我刚从一个城市来，这个城市拿出大把的税收收入，干吗呢？吸引院士去工作，几百万的工资给院士，但是他绝对不是胡来了，他一定选那个马上就可以上市的可能性的院士把他们吸引过去，他们从委员会选拔，他们知道一旦这个企业上市的话，马上你给我交税，他先掏钱，他先给你钱，我什么都给你免了，住房、场地给你免了，倒给你贴钱，它是这么一个机制，这点是美国人搞不懂的，David Dollar 可能搞的懂，一般的美国人搞不懂。所以中国人是通过这种方式扶持企业发展的，就是企业在创办时期，你有希望的话我扶持你，等到你成功了，我再征你点税你无所谓了，反正你也赚钱了，所以曹德旺先生是一个做汽车挡风玻璃的企业家，被媒体报道说，他抱怨中国的税负高，美国的税负低，三个月前来到隔壁经管学院我主持的论坛，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澄清，这个话不是我说的，“美国税负低，中国税负高”，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的一个财政部副部长约他吃午饭，在午饭过程中给他算的账，是别人的话，只不过媒体把引用的引号去掉了，把前面说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说这个引掉了，直接就说曹德旺说，是玩了这么一个游戏。但是我想说的是曹德旺这个企业早年在创业时期肯定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土地免费，多少年免费，三年减税，现在他已经成气候了，他要跟汽车厂配套，他交点税怕什么，他到美国投资也是看中主机厂要配套，他是要配套的，税收对于他这个企业而言并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产业集群，而是要跟着他的上下游企业一块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美国的减税对中国的企业会产生主要的影响，会产生直接的影

响，主要还是对美国自己的经济有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税制不同，而且我们是企业有很多的产业配套的一些考虑，这是关于税收的问题。

“一带一路”我非常简单的讲，“一带一路”其实对美国很多企业是有商机的，美国企业也可以在“一带一路”上投标，一带一路这个概念最早开始，当然不是这个词，这个想法，是希拉里克林顿提的，大卫先生当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她提的要搞新丝绸之路，结果搞不清，因为美国经济是一个储蓄不足的国家，美国实体经济的规模，至少工业规模是小于中国的，大概是中国一半，没有过剩的产能怎么搞“一带一路”，美国人是想搞的，只不过可能是希拉里克林顿心有余力不足，没搞起来，中国人去干了，中国人干了以后肯定对美国的企业是有好处，所以你看这次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很多美国企业家来了，都来了，他也要在里面分一杯羹。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是说美国的保护问题，是有，坦率地讲当年进入 WTO 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政府是担心有一部分的产业受到了来自于国际的过分竞争，比如化肥行业，因为中国要支持农业，没有化肥产业农业就完蛋了，化肥这个行当，还有投资银行是受保护，但是这么过年过去了，很坦率地讲这些产业竞争力很强了，我估计“百日计划”里面，完全是我个人估计，中美“百日计划”里面会有一些条款，有主动的降低对证券公司的保护程度，允许国外投资银行的股份多一点，超过 50%，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中国自己的证券公司已经很挤了，已经部分出现了产能过剩，美国的高盛过来也不会拿走他们的生意，所以现在中国自己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开放的一个阶段了。而且更不用说更多工程机械，很多服务行业，阿里巴巴不怕亚马逊了，亚马逊在中国现在已经是鸡肋了，确实是，我不好再具体说了，它确实要退出了，它不好意思，如果亚马逊从中国退出是重大新闻，亚马逊的股票是重大新闻，实际上已经远远搞不过阿里，搞不过京东了，所以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在，但是有更大的打开贸易保护的提升自信心的空间。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是戴念（音），来自昆山杜克大学。我的问题可能跟（英文）不太相关，上个礼拜美国的杜威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美济礁十二海里，您认为这是美国军方是有意为之，还是特朗普允许的，谢谢。

提问：我在华盛顿中国商会工作，我们共同举办了美国政府还有跟中国驻美使馆一起搞了活动，跟李成博士一起搞了很多活动，我的问题是，美国驻华大使最近（英文）已经是得到批准，正式让任了，“十九大”之后，谁将担任驻美大使，那么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大使来应对特朗普政府呢？

提问：人民大学国际货币学院，感谢两位精彩发言，想问一下 David Dollar，您讲到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我有几个问题，美国政府谈判的准备工作做好了，谈判的一些战略准备好了吗？最近搞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清单吗？

David Dollar：第三个问题，全面的经济对话。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哪些国家造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么搞了一个经济方面的分析，那么主要是搞一个对美国来说重要的一个，比如说汽车，25%的关税，搞这样一个关键商品的一个清单。那么最近进行对话，很多的对话是有关服务行业的，我觉得开放这些服务的行业符合中国的利益。可能这届政府对美国开放这个服务行业，或者是其他行业开放感兴趣，有关战略方面，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在中国需要的方面思考的不多，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强韧（音），或者是美国能够允许高科技向中国出口，或者是让中国公司能够兼并一些高科技的美国公司，这是中国关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块美国可能功课做的不够。你要首先了解中国要什么，这样才能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但是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做的不多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不会有很大的成果，除非中国单方面退让，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样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

李稻葵：第一个问题，军舰的事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不是搞军事，也不是国际关系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第一你要理解美国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白宫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外交部，它有所谓的国务院，有国防部，还有自己的商务部，有财政部，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声音。所以特朗普总统他也不可能 100%管得住国防部，我不认为他能够统一调度国防部，所以肯定我从外界推测，国防部的人一定说：南海很重要，我们要显示美国的存在，不能让中国人这么样子欺负我们的盟友，引用美国人的话，所以时不时的来巡逻一下子，这个事我觉得不要把它直接解读为特朗普的有意而为之，他恐怕也是不是完全能当家的。

第二个，更长远来看，我相信美国方面再过个十年五年，肯定会通过某种方式逐步就意识到了南海那个地方离我们远的很，那个地方也没有美国最核心的利益，中国越来越厉害了，硬件很多了，玩具很多，经济实力也很强，当然自己的后院他自己管，你折腾干吗，就好像欧洲人和中国人不可能到拉丁美洲搞一个巡逻，不可能搞这个事，所以早晚我想美国的有识之士会意识到实力在变化，而且中国也不会耍赖，也不是一个无赖的国家，中国强大了，南海中国人自己去跟它的邻国伙伴协商，你干吗要干预，所以我认为总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而且不太远了。就好像当年，我记得是 1812 年，我可能记错了，门罗总统讲的“门罗主义”，意思就是说拉丁美洲的事你们甭管，欧洲人不许在拉丁美洲殖民主义。

David Dollar: 两百年以前就失败了。

李稻葵: 事实上美国就是拉丁美洲，实际上实现了拉丁美洲没有搞殖民地，欧洲人最后撤出去，美国人自己有影响力，这事实上也是，不管门罗主义后来怎么样，我觉得美国会意识到形势格局在变化，首先南海的事你甭管了，这是我的一个大图象的判断。

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未来中国驻美应该是怎样的性格和能力，很简单，中国驻美大使一定是在美国华盛顿，在美国纽约人脉关系很多，跟很多美国的精英，包括跟 David Dollar 先生，跟布鲁金斯是称兄道弟的，一定是这么一个老兄，一定在美国玩的很转。那么这种人多的很，中国人现在美国人是了解的，这种人一抓一把，我认为有很多称职的候选人，我不担心中美关系，因为找不出一个好大使而产生变化，这个可能性恐怕很小。反过来美国我倒是挺担心的，所以我们清华大学还得努力，还得多培养一点懂得中国的美国朋友，至少回来做做中国大使。

提问: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我的问题是经过近几年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逐步从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高端产业过渡，和美国的合作关系也从互补性转变为竞争性的合作关系，我想问这种变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有什么影响？

李稻葵: 你说这个事确实是好问题，不愧来自经管学院。确实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升级，这件事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清华大学的人最应该了解这个，

如果说隔壁的人不懂，情有可原，人家不懂工科，咱们懂工科，咱们懂技术，我们懂这个道理，你看看中国很多技术都突破了，海下面钻井，深海探测，然后高铁，还有大飞机，当然大飞机还要一步一步来，发动机还做不了，华为，我要是美国人我挺害怕的，我要是德国人我挺担心的，这个经济体又搞互联网，又搞汽车，那德国人只抓汽车不抓互联网，美国人只抓互联网不抓很多的一些硬件不做，钢铁不干了，中国人什么都干。又搞产能过剩的钢铁，又搞互联网，又搞大飞机，雄心勃勃，为什么中国的一个是市场大，再一个工科男、女很多，工科人很多，清华有功劳，而且工程师便宜，所以确实有一定的竞争关系，而且这个产业结构越往上走，越有一点竞争的关系。

那么怎么办？我的总体还是乐观的，因为市场在变大，中国的市场在变大，所以，这个市场变大了以后，以后波音，以后的空客和中国的商飞都能够合作，都能够做好，这个市场在变大，不光中国，还有“一带一路”呢，所以总的来讲应该说还是乐观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摩擦。刚刚有一个问题说中国保护主义严重了，布鲁金斯李成讲这个问题，我不完全同意，我觉得有道理，确实是有一部分是保护的，但是这种所谓的中国保护严重的这种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的感觉不好，它以前如踏平地，中国的竞争太容易了，闭上眼就赚钱，现在不行了，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厉害了，我能讲无穷的例子。

经常跟跨国公司的人谈话，有无穷的例子，突然发现跨国公司觉得中国太厉害了。举一个例子汽车行业，中国汽车是全球四分之一的销售在中国，全球8千多万辆汽车将近9千万，中国一年能做到三千万。你知道这两年中国的自主品牌厉害了，SUV上去了，SUV能占到销售的一半了乘用车，大量的是中国自己干的，便宜，中国的SUV比美国的还便宜，就不用帮谁保护，比美国还便宜，而且很多技术突破了，双离合的变速箱，中国人也自己干了，吉利自己干变速箱了，发动机早就自己干了，长城汽车也自己干了，所以这些产业确实在变化。我也特别呼吁美国的朋友多来中国企业看看，真心的呼吁，到中国企业去看一看，华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你去看一看，确实在进步，因为刚才说了中国工科人比较多，市场也比较大。这个里面会有矛盾，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矛盾。那么怎么办，还是得合作。

我最后讲一个道理，你们知道吗，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是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与穷国的贸易，这个我们学国际贸易都知道，德国跟美国的国际贸易会远远超过德国跟印度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学经济学（英文）讲的，叫行业内部的（英文），行业内部的贸易，就是德国的化工行业 and 美国的杜邦，德国汉高跟美国杜邦互相买产品，互相交换专利，所以我想中美以后合作的大格局是这个格局，我们的华为和美国的西斯科它们会互相买专利，互相合作，中国的小米跟苹果之间会互相交换专利，中国以后的商飞和波音飞机会交换一些技术，会互相合作，会共同搞研发，这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大前景，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大前景，这个过程中，清华男、清华女可能作用就非常大了，所以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好的，谢谢各位。

David Dollar: 我想借着大卫刚才讲的话来回答一下，实际上国家之间没有机会做贸易，大家可能觉得都是在做高精尖的一些产品，但是实际上正如刚才李教授讲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实际上是更大的，比如说美日贸易，美德贸易都是非常大的体量，而且让双方国家都有更深一步的专业化。比如说在德国瑞典公司他们是做，比如说防火方面的某一个环节，然后美国是高楼，飞机上灭火做的非常好，所以他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形成这种规模效益，所以我同意，就是有这个规模是对美国贸易是有利的。当然，美国这样一个反映是，中国为什么不开放的快一点呢，大一点呢，对于美国公司来讲，他们觉得这是个酸葡萄的效应，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往外走，但是美国它的企业生产力水平还是最高的，特别是人均的生产力。在长期而言，我们美国的经济前景还是非常稳健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型的经济，中国如果开放的更快更大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一个合作的机会，而且能够消除打消掉一些双方的猜疑。而且不止是美国跟欧洲人去对话，可能我们有可能签一个 BIT，中国去开放某些行业，大家可能想看到一些诚意，拿出一些行业来开放掉，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美国当然是继续保持开放，大部分美国人也是希望如此的，但是如果这个对方，我们的贸易伙伴有开放的话，这个会让我们的开放做的更容易一点。

胡敏: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后边可以交流，特别感谢两位精彩的演讲，我觉得任何的总结都是多余的，我们从开始对两国的关系一个积极的看法，两国经济的积极看法开始，然后我们仍

然是以一个积极的看法来做结束，觉得是今天非常圆满，给了我们一个全景式的关于中美经济合作的一个阐述。非常感谢，感谢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感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感谢各位到场的同学和朋友，最后再次感谢两位教授，两位大卫。

